

冬被與老靈魂



今天收到冬被，把自己卷在裡頭，像包壽司餡一般嚴嚴實實地捏好，竟有了被擁抱的錯覺，好溫暖。

這幾天上海的天氣急速轉涼，出門時披著外套，還是覺得頭頂微微受寒。冷了，也好，倒也不再下雨，灰黑的霾也散了，幾天都有美美的天空，藍天白雲，看著也格外爽朗宜人。

今天宅在宿舍一天，泡在小說裡，對著虛擬的情節，時而悸動、時而傷感，一天度盡喜怒哀愁，走了幾回從生到死的愛情，自虐地療傷著，倒也不錯。

人生別有太大志願，也是好的。少了些望塵莫及的，多了些有望達成的。大部分的願望，只要沿階而上，一步一腳印，不難抵達。想到昨天去了上海市的靜安區，街下擦身而過的少年團體，年約十一二歲，穿著體育服，理著三分平頭，討論的竟是上海市的房地產，一個說著要投資的是東方明珠附近的區段，一個自己位在靜安公寓的家，若值錢，倒也可拆了轉手。

小朋友們，你們可知道，在我眼中你們的家有多美。這些在鋼筋水泥的時代下，留下的紅磚片瓦、小小的陽台棚，以公寓空間配置來說占了太大比例的寬敞樓梯，有多珍貴。可以在家門口騎著小小的腳踏車，養著小狗狗，擺著盆栽，不必擔心外車走踏，有多好。

其實作為一個勉強稱得上，仍處於花季的少女，或許靈魂有些太老，品味有些過時，總偏愛著過去，偏愛紙質墨字，甚過於炫彩影音；偏愛慢步注視，甚過於充實打卡；偏愛久久愛一個人。到了張愛玲的故居，卻看不見她的影子，常德公寓底層，已改建成文藝的咖啡廳，咖啡廳裡有書，評傳太多，有女孩塗了紅唇，點了杯茶，拿了幾本張愛玲的著作擺在小小的圓桌上，倚著沙發睡著了，她一定夢見了什麼吧，也許。我想生命出現一個胡蘭成，負心，縮在公寓裡，不見光，倒也甘願。

想添購冬衣的時候，不禁在想，堅強本來該是件大衣，身子單薄的時候就披上，暖和了就脫下，但好像獨立的人，總是太過習慣在別人面前穿得暖暖的，好像都不怕冷，久了，當遇上天冷，卻送洗了大衣，也只能挺起胸膛，裝做還穿著，倔強地讓大衣的象徵死死黏在靈魂的皮肉上，再也脫不下來。

我跟宿舍門口的貓說了聲：寶貝，過來～他一眼也沒看我，卻安靜地繞了過來，在我身邊坐下。

我們真適合，作伴。